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後集

四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前集

今羣經門

羣經

有聖人而明無聖人而病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惟鴻鈞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則有活蛙惟玉律一正而活蛙不能亂引喻佳有六經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嗚呼煙橫瓜丘吾恨魯壁有新鳥策篆素之遺文僅如絳囚之服漢諸儒又皆人挾一椎擊家繁一宮

墻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矣其好世之君子徒知怨嬴氏之火罪諸儒之舌殊不知嬴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二之病也無聖人主盟之耳是河者鄒魯而有孔孟經不火矣雄健漢唐而有犧文經雖火而不火也尤壯昔者木德杪暮語異八索九丘蓋嘗亂經矣古詩三千蓋嘗醜醜矣六經非無秀也張本語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而六經無一穗之蓬蒿秀語層出戰國虎鬪莫非王士蓋有疑詩者血流漂杵蓋有疑書者六經固將蝕也是而不出焉千城經郭掃塵辯困而六經無一點之疵類者何也真膾炙語天下之有聖人故也異端之病經何紛二乎劉歆曆法引武成咸對商王之句鄭氏

書注引伊訓載孚在毫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為木果之後復有為龍為直之言桓寬益鐵引其故祭二之語以為出於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偽書之病經乃爾天下無聖人故也

偽書亂經

諸儒各出臆見摩拂敗簡寫其私說以簧鼓世俗之觀聽下字響斷然自以為得亡詩逸書於禮樂收屋之中郵而傳之如天下之人幾何而不信也耶豈獨一古文孝經而已哉易夫子之所係也而有乾為冰坤為布之言禮夫子之所述也而有者工記命太尉之事論語者孔子弟子所述也而有齊論魯論之異文孟子者孟軻弟子所述也而有內篇外篇之異書

妄改聖經

陶淵明有把菊見南山之句蓋把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後人易而為望南山先生以為易此一字便竟一篇神氣索然引證佳說聖經而妄加增損之非徒為贅而又適所以駁浮雲而滓太清耳

書與言交相存

古者有二書無二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引證佳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合說有力而其言猶傳未必聖之深書亦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終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固堅

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正則言亦有時而不堅書
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正
而不正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下難極有理致

易春秋相表裏

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決事首得好此易
戒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戒不可違聖
人之斷不可犯故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是

真亡而偽出

老莊之道德不出於三代之時楊墨之仁義不出於
三代之世證在諸儒之偽書不出於未焚書之前蓋
俗有所不能則偽行尊世有所不識則偽物售是人
有所不知則偽書出議論高

經能存古人之事

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文也
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
語意新奇

語孟

魯論不言誠而聖門講貫之卒終始不出乎一誠孟
子不言易而發揮蘊奧深有所得於易議論是

周禮禮記

周禮之書則或以謂非周公之全書而禮記一書又
皆漢儒之所綴集

論語吾道之稻梁

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梁而何也天下可無稻梁則

是書可無矣。雖然四夫匹婦一日而無稻梁死不死也。好一匹夫匹婦而已矣。况未必死乎。然則稻梁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於是書一日而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矣。知本之論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文勢如春江之儔。凶湧而不可遏。然則論語之書又非止於稻梁而已也。

爲書病經

鄭氏論大衍則以木屬乎巽。不知巽乃屬木而木乃屬土也。論洪範則以土氣爲風水氣爲雨。不知雨乃地氣而風乃木氣。陸希釋易之復以七日來復爲曆數之法。而不知其爲復長釋頤之初九以爲靈龜之象。而不知其爲貴身傳註之病。故尔棫樸官人之詩也。而董仲舒繁露以爲文王伐崇之詩。弼成五服蓋侯甸之服也。而王充論衡以爲五采之服。文意之誤。若尔言出乎身。夫子之係辭也。劉向謂治諫陳靈公已引是易以爲言。如履薄冰乃厲王時詩也。而劉向謂尹逸對成王已引是詩以爲證。時世之疑若尔至於物之誤。則以綠竹爲笋。以嬰鳴爲鷓鳴。地之誤則以從澤爲迥澤。以雉季爲就季。句之誤則合作繪宗。彛爲一而折無我。珍享爲二字之誤。則變是用大諫。爲大簡易。貽我來牟爲釐麴。考究精激。用事飽滿。非膚李所能道及。若是數者是亦聖經中之黃巾赤眉鳴鼓而攻之可也。真可謂臆炙之文。

易

易卦之變

易以八卦而八之是為六十四故一卦而八變乾之
 爻皆陽爻也初九之爻變而為遇九二之爻變而為
 同人九三之爻變而為履九四之爻變而為小畜九
 五之爻變而為大有上九之爻變而為夬又皆變而
 為坤又復變而為乾故有反對變之說有游竟歸竟
 之義考究熟

卦之變本於生二不窮位之列生於兩二相
 比

請遂言生二不窮之說夫易之為道時盛則必衰治
 極則必亂既虛矣復反而為盈既危矣復還而為安
 句或方其變之始也窮出而愈高其初及其變之極
 也反下而復歸其本乾以純陽為卦陽既極矣於是
 一陰生而變為遯再變而為蹇又再變而為否又再
 變而為觀變至剝而極矣是故游竟而為晉歸竟而
 為大有自大有而復本為坤以純陰為卦陰既極矣
 於是一陽生而變為復再變而為臨又再變而為泰
 又再變而為大壯變至於夬而極矣是故游竟而為
 需歸竟而為比自比而復反本為姤試讀此作可見曾
 中易李氏之難以至於震之始亦知變而終亦於隨尤
 之始變為困而終亦為歸妹八卦之生六十四六十四

四之生三百八十四皆以之推之而已是其變通之
理豈非本於生二而不窮者乎請復言兩二相比之
說夫易之書彼此欲其相配前後欲其相合有剛必
對之以柔有強必對之以弱故言天則必言地言陰
則必言陽言君則必言臣言父則必言子未嘗獨行
而無徒未嘗獨唱而無應上經之次乾為天坤為地
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取之始故屯對蒙示蓋以陰
而制陽履以陰而乘陽故小畜對履泰以陽進而陰
消否以陰長而陽退故以泰對否然則班大有於同
人者庸非以同人明於內大有明於外故相比欤下
經之次以咸之動對需之靜以遯之陰對天壯之陽
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以家人之同對睽之異然則

易有辭同而旨異

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復之幽人為男子而婦妹之
幽人則為女子婦妹之跛眇為女子而履之跛眇則
為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中孚之
與小畜同於有孚孚如豈可比而同之哉辨析分曉
是見斯李

有易之理有易之書

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於是制此之畫寫此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

易之理

今進乎昨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自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二无息之理也

變有不同

變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遇則變而為同人此以一位而變一

易象

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之謂形也

象爻

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無形之理也爻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無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味濡夫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文勢波瀾人不可得而見也好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過得好見之者聖人也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頤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德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頤於是取

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之

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

龍血玄黃兩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

證于何人然眾人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

象也非實也造語象近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跡

易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

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八與重

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文勢波闌古

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

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

絀其尚議論新奇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變也故易

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

家治國其處顯其儻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

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亦在彼變亦

在此變語好得其道者虫可哲匿可淑皆可福危可

安亂可治此等語可李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

于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

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

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季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以擾吾心。率而捐之。於虛空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季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中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者矣。試嘗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高妙。

易有大極

故一氣者二氣之者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絀者。為乾為坤。二氣散而雜者。為震為巽。為乾為坤。為艮為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離火也。

良土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周子所謂無極者。非無極也。無聲無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意到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

易與天地並

歟。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餘散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有含畜天地。不能作易。而能有易者。具是理。作易者。書是理。猶繪事。寫物。必有其生。繪乃肖其生。世无日星。何從而繪。日星世无。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者。易之生。

也。易者天地之肖也。

陰陽相消長

一卦五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二

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

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也。陰陽之爻，非它皆仿法天

地也。

變化之用。用之而成變化，變而隆化，應而淑，猶運之掌。

著數之用

天下莫愚於有知之知，而無知之知。為至神者，莫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無易之易。為至著者，莫是也。

今夫著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

若干，右手若干，不得而知之也。好非推，人不得而知

之也。吾亦不得而知也。好非推，吾不得而知也。著亦

不得而知也。尤妙非推，著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可

得而知也。如登樓然，一級高一級。

數寓於著而著，非數故得數者，忘著。卦托於數而數

非卦故得卦者，忘數。話數詭形矣。卦斯設焉。聖人

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

為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無與也。特觀其變

而設之耳。

易可前知

凡復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來之著。

也見離明而知日吳之必凶以已往之盛知方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勝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晉勝郟陵士燮懼吳會黃池子不昏憂用事飽而况易之道乎以得緊

作易聖人

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也昔者易之未作非無易也如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接得好其散也孰聚之是自然得之於心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故是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議論生好仲尼相文王而言之者故所以束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也道得本意出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得無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好孝者受文王固極之恩矣是故韓愈曰如古之五聖人二之類滅久矣好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得與禽獸異者意味悠長寧可不知所自耶知本之論

學易者當以易成已

學者而不以易成已則易自易我自我也易何補於我二何資於易哉墻無基則圯故以踐履之充實為吾德之基本無末則槁故以歸復其初性為吾德之本其既立矣驕或齧其基則又圯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怠或塞其本則又槁不固守以常可乎語數合

乾坤易之門

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語意
透徹里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
也子道也婦道也疊六也字可地既貴然示人以卑
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
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
位也安得不推尊而位於貴夫推上貴下賤既位焉
而不可踰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
父子大分之始立由上古以迄于今萬世共由其道
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
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

乾坤之變

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為剝坤
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為遇此
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
而震生焉以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
精於卦數

震巽之象

伏一健於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為雷微開一
健於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有理致易之
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巽之義

巽之為卦為曲為靡為苟合為能隨為導使其於人
也為妾婦非全德之卦也

大有為諸卦中之盛

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亢於悔
泰之上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之六爻且身
一吉二无咎三考究甚熟足見所享不淺

屯不如乾

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四德故曰大亨貞

屯解之象

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
而未雨所以為屯 理義精熟

天下之理性聚則必合

易窮則通聚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
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文兌季女仲季同朝而殊

辨人之教也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
分而聚非合聚之大乎好

八卦生二之用

夫物云二造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二春卦也風
之被物也飄忽以掃何穢不蠲哉塵遇之而清焉暑
遇之而令焉華實遇之而馨焉繁齊萬物莫大乎風
故曰齊乎巽天也非日孰與灼曜萬物非日孰與照
臨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覲也不然宇宙之間其
不冥為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己者
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之稱乎母莫知其
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方秋矣萬寶既成萬生
歸盈疇不悅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

西非陰一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
故曰戰乎乾水之為用也兼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
會畫交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
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
止而復動莫窮其用始而復終二而復始物莫知其
際良也者其循環無端之樞斡然則造化之仁庸有
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良見之矣故曰良者物之
終始

乾坤之義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
天則無疆至則有極發明得本旨出甚好乾之元物
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支贈卷之十

今書門

書

作書以信其道

聖人於是作書以信其道曰古之人有曰堯者有曰舜者曰禹者曰湯者曰文武者曰周公者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如此得易禮樂之學性而身之者也尤妙其成就何如也是句法反是則桀也纣也四凶也而已矣句法則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前有慕後有儆意心一生則信道而必行儆心一生則不疑道而必不行議論佳

學書者各執異見

六經易之外推書最古而其事最明而其辭最直其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至于今奈者每病乎難通者何也以下分作四脚說下難極有理致訓詁家者流曰象必有數義必有比不釋其象其類其肖也不解其義其比其若也其奈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比以解義及臆者為之若問津焉取信於告者之喙而不取至於行者之趾不迷焉則窮焉文勢好義理家者流曰訓詁糟粕也義理精醇也守訓詁忘義理是未糟粕而忘精醇也其奈能使人自流而泝源及徒為之至拍秫稻為糟粕而水泉為精醇廢秫而

泉以求旨酒之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梓必殷奕必
然而况經乎有力其季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
廢人及蛋者為之如得曹氏食野葛張老食董之方
秘而藏之它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心會
家者流曰道欲自得其有承者雖盡善措非自得而
况未必盡善乎其季能使人見獨而超詣及醫者為
之如幼人之吐火可曜也不可以燎也凡四反說各
引喻佳今有人為合是四家者流而一之為訓詁而
不膠為理義而不昧為師承而不生為心會而不鑿
字面舞始可與言書已矣

聖人作書為世道慮

堯舜二典皋陶大禹謨乃曰若稽古商周之書皆不

曰若稽古何也是一大議論豈堯舜禹皇皆可稽古

而商周之君皆不足法乎且先作二句難住却漸入

下文得含蓄身嗚呼聖人之於君臣之間為天下後

世慮深矣是唐虞之世堯授舜舜授禹為君者揖遜

乎其上也為臣者謀諫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

人刪書取為百篇之首若曰於古可稽以為法也至

於商周之世湯武聖矣其事則征伐焉伊周忠矣其

事則放攝焉故湯武為之則聖也伊周為之則忠

也得後世有襲其迹者豈不爭且亂乎此語真足扶

持世教是以商周之書皆无若稽古之辭所以美唐

虞潤商周非謂其道異也其事異也又出脫得好

異端病經

劉歆曆法引武成咸將商王之句鄭氏書注引伊訓
載孚在毫之辭按書初無是言斯言之出乃聖經之
有黃中赤眉當鳴鼓而攻之可也極佳

春秋

春秋者夫子之政

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
 守而好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
 以經萬世哉今語好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為政而夫
 子答以是亦為政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人也而不知
 其政於天也語意高妙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今也而
 不知其政於後也極佳夫子之教行於天下即其善
 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
 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
 也明整可觀

春秋所以尊王

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
 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

左傳

卜左傳所載之失

晉范甯以春秋名家嘗言左氏富而艷其失也詎今
 觀傳之所載怪異之事十筮之事與夫當時賢人君
 子議評人物之事其言大迂而不近人情者故嘗考
 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承人至於丘而言其臺駘至於
 出而崇鄭人相驚以為伯有楚人相懼以為靈王出
 而厲公之入蛇聞于門子文之生虎乳於野其為在
 聖尤甚此李者所以駭其事也筮短龜長下人知竊
 姬之不可立龜象筮數韓簡知敗德之不可數穆

之筮而夢死千東宮文王之兆而得于南崩晉使之敗
 文公之勝畢萬之役必大陳仲之世必番无一不係
 於卜筮此文者所以沮其說也至於觀人之際往二
 即其辭色之微動作之暫而必逆其禍福成敗於終
 身載事之迂大率若此然則无怪乎范甯之誣之也
 以迹論之雖若汗漫而无歸謬悠而无當推繫之以
 理則有寔然而不可易者夫巨跡燕郊鳥覆牛字固
 詳於前矣奚獨左氏之怪異為不然乎謀及卜筮爰
 契我龜固具述於前矣奚獨左氏之卜筮為不然可

今諸子明

諸子

語孟見羣經門

孔孟老莊之書

愚嘗讀孔孟之書矣如飲醇醪而酣其粹如聽雅樂而充其和如揖遜尊卑尊卑之間氣象佳而無鄙慢使人明仁義禮樂之端出處進退之節此則孔孟之為書也又嘗讀莊老之書矣如泛滄海而忘其岸如步泰山而忘其高遠徇任四通五達之權而元羈絆之累語意高妙使人達死生壽夭之情了富貴貧賤之分此則老莊之為書也善形容

老子以清虛之說庇其變詐之術乃刑名之尤者

尤者

嘗細讀老聃之書蓋詭譎之權而慘刻之祖也而猶得為道家流者尚有一死生齊萬物之說以蓋之也是故列禦寇莊周得乎此而老聃為清虛此人之所同知也申不害韓非得乎彼而老聃為刑名非太史公之見微其誰實知之今觀其言有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夫吾以柔弱為道則柔弱而已又何以勝剛勝強為哉是則老子之柔弱者適所以濟其勝心也誠為知本之論又曰無私故能成其私夫吾何無私為道則無私而已而何以成其私為哉是則老子之私者所以濟其私心也曰不自矜故長君子以為不如自矜之為愈非矜之可許也難得是矜之真猶

愈於不矜之偽。下得倒曰不爭。故莫與之爭。君子以
爲必爭之。爲愈非爭之。可啓也。車之誠猶愈於不爭
之。如其者。則曰將欲斃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良
予之。可。可。喂也。好天下之人。將疾走換耳之。不暇其
誰敢嘗老子之興。受老子之予哉。誅心之論。天下之
論。許慎刻尚有加於此者。乎彼申韓其資。又其特甚
者。爾其有孝老。輔之道德。而不爲刑名者乎。軟語好
非道德之弊。而爲刑名也。又許起說。於蓋其道本刑
名之道德。其德本刑名之德。而非吾之道德也。申韓者
疾。鞭而急。趨之。其優入於刑名之域。何疑焉。句。精新
論。夫作備者。非期於用。殉乃用。殉之媒。李劔者。非期
於爲盜。乃爲盜之基。譬喻。在何則。術之不擇。而本之
本。正也。爲。荆。爲。列。老子之幸也。好。爲。申。爲。韓。老子之
極也。老子之幸。二矣。妙。老子之極。生靈幸乎哉。善。可
好。甚。讀之。可使人掩卷長思。

史

史官權重

見辱於小人越宿而已志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初以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意味悠長

一言之褒足以伸拍斮之氣生忠義於九原之下一字之貶足以發潛瀆之幽而誅奸諛於既死之餘也作史可以扶持世道

百人醉一人醒猶可以止眾強百禮廢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審得出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

十咸曠其職推史官不失其守耳考究精而議論確昧谷饑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詳慮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譬喻好當是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意到

班范史學之失

若張湯者迂列之於酷吏宜矣固之傳酷吏乃釋之而不傳則細漏吞舟甚的若夏侯勝京房固已傳之

於夏侯始昌之後矣至於儒林復有二傳則架屋於屋上精巧以此幸迂果能迂乎筆力健蔡琰之失節

於胡醜卓哉其行也時則真其妻於列女反以青蠅而點垂棘得董宣之忠而不屈傑乎其壯也時則首

之於酷吏反以鴟鵂而伍鳴梟用四譬喻論說得妙以
北學固果能因乎真妙語也又見譬喻門

史筆記載不同

且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壽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
比史先傳儒林南史兼傳文孝北史則傳文苑南史
傳孝義北史則改為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為
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无而北史皆傳之
考究精詳曷嘗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公所
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為司天唐史志地理而
五代則為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為家人唐史
表出家而五代則述出家與夫循吏酷吏儒孝文藝
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曷嘗比而同乎 見蕭高廷
議論詳明决非淺字所能及此

史筆記載之失

若神農炎帝本一君也而封禪書析為二代武子士
會本一人也而古今人表列為二等茲非李識之未
精乎固志天文書以蕭參於益州之分野矣於地理
則又以係之於秦而併屬於東井鬼柳茲非推究之
不審乎以重官之忠欽不屈鮑之酷吏以蔡琰之志
恥妻胡桀之列女則所謂論以無據者非誣誣矣刑
志云言太宗四年天下斲罪二十九人而六年遽至
於犯死罪者三百九十人隱逸亭言逃丘園而不返
而凌羽之操持茶旦出入公卿亦與其選

史筆記偽之失

蓋以戲學偷光李識高曹參無字則加之以敘伯劉
安自殺則狀之以升仙可見史事精通斯乃經史之
有黃巾亦眉當鳴鼓而攻之可也

史皇孫

宣帝紀言及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其甚哉斯言之
謬也皇孫生如劉而謂其承良娣姓史之謬則非矣夫
彼實劉其姓好而願隨其母以史姓易其姓焉下得
十分分曉是何異衛青之姓承衛媼而冒之耶史李
精通其謬其謬也

下司馬相如以貨為郎事及竊妻以逃事

司馬相如傳言相如孝景時以貨為郎此未必然按

其傳家貧无以自業家與文君歸時而家徒四壁是
則相如之貧亦甚矣使其以貨為郎豈至是耶夫以
貨而得仕者必其鉅富而有餘財然後能之也後
論合人情按相如出仕在景帝之初年而梁王

在於景帝之三年王死而相如歸則相如之去家幾
十餘年耳相如之鉅富如此豈十年宦遊以歸而其
家貧至於無以自業家徒四壁邪下得十分是就使
其貧則向者富盛之時高堂華屋亦皆無自存者而
有四壁之居則万無是理也蓋相如本貧尔初無以
貨為郎之爭也特班固忌其才名故以銅臭之穢塵
點長卿耳赫不知其事甚明而不足以欺後世也
至如竊妻以逃之事吾嘗求之亦意其誣也傳中所

載相如歸蜀過故人陸印令王吉處之都其吉因與
相如但應臨叩富民卓氏之召相如車騎甚都又飲
弄徒以挑文君窺而好之相如又令人重賜文君之
侍者以通慙慙文君奔相如相如與之歸成都家徒
四壁其說甚曲而无義也夫豈有王吉為臨叩之令
而乃與相如同飲於部屬之富民哉不得在豈有相
如車騎如此之盛行素如此之富至有以重賜文君
之侍者而及其婦也乃止有四壁之居哉節節不得
有理且相如與卓氏初非有平昔之素也初未嘗久
居其門也言遊遠婦過故人偶因卓氏之召而偶赴
焉豈有偶然為賓而遽知其主人之有寡女且好琴
而遂以挑之哉况絕至其門而即得文君之侍妾而
重賜之恣恣造次之間而情好款密如此決不然也
至於婦其故鄉夫婦相與當爐擗鼻是皆妄議相如
而駕為是說也大抵犬之見麟也必吠鴉之見鴈也
必噪譬喻好物固嫉夫同類而勝已者也班固之心
常不喜人之勝已也其作史不及馬迁則以先黃老
後六經之說毀之其談微不及揚雄則以投天祿覆
醬醜之語貶之其詞賦不及相如則以鬻官竊妻之
事謗之蓋亦不足怪也又撥二事證出班固忌才之
意極切或曰子之責班固似矣然司馬子長作相如
傳蓋亦如此固亦因其說耳豈固之私心也史記所
載相如之傳即固之所作也非子長之筆也後人撥
固書以贈之也觀其贊引揚雄之語以斷相如時

之贊無異此豈子長語耶

十唐高季輔名字

高季輔傳云馮名季輔以字行按史家所謂以字行者謂其以賢聞於人故當時天下之人皆字之而不名傳之既久而人遂不知其名止知其字如高士康之類是也然特人以字稱之而已不容以字自名且自稱其字於君之所也按高宗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二十二入上刊定孔穎達五經正義表其中脩縣間國公臣季輔者即高季輔也本傳季輔以高宗時進爵脩縣公則知表中所謂季輔者決非它人也使季輔為字而復以字行豈容自稱其字於君前乎其非字也必矣蓋必名季輔而字馮如房元齡生為之類而史家誤之耳考究精熟非淺季所能道及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一



分文章門

文章

時文過於求工

彼其此筆點化鑄肝鏗心孰不齒嚼水霜眼染煙雲
思其所以平步作者之壇潛達造化之柄哉好是故
誇其健則必欲風搖陣馬鬪其艷則必欲趙舞燕歌
逞其奇則必欲峻峯激流競其美則必欲如金南玉
聲甚者刮一字之音鍊一言之巧必欲聳牙屈曲鏗
耀琤琤使人憂二然難讀然後極其意之者曰視飛

鴻氣如橫睨自謂可以虎踞詞林鳳翥文圖價壘機
雲而香垂賈馬牙官屈宋而如僕離騷矣作者註讀
此段真所謂言言金玉字字珠璣矣彼其髮穎涸竭
鑄肝鏗心非不勤也珩佩其聲黼黻其態非不麗也
頌其君則動華兩出頌其相則夔契復生頌聖德則
天寬地容頌治效則海隘河靜頌文德則絳曲星耀
頌威武則霆聲雷裂華艷之文

文王於氣

太史公之書慷慨峻拔有終南嵩華之氣淵濬得涵
有洞庭彭蠡之氣讀之使人有飛出宇宙之意宛然
先秦古文也其氣何如哉妙甚意其行天下周覽四
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

可氣此子者豈嘗執筆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而
下而溢乎貌動乎言而見乎文不自知也好
其氣充者其文杰以壯其氣削者其文局以卑輕浮
而驕吝者必無渾厚之辭褊刻而峭急者必有石險
之語汪洋大肆決非庸淺之人磊落不羈決非軟弱
之輩也

古作不求工

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工也
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
欲無有其可得哉是

古人之文

三代之時非徒王公大人為能文雖小夫賤隸婦

女子發言吐辭有址之老師宿儒刻齒不能到者
書而為語誓詩而為雅頌自今觀之有如太虛寥廓
萬象畢陳巨溟即漫泉流畢會豈不全且盡哉
之文包羅天地輾揭上下目今觀之有如雲掃長空
畧無微翳埃空明鏡絕無纖疵豈不純且粹哉

後世不如古

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也
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軻也好

論先正文

六一本論斷曰乎生民之教粟肩山衡書鑿一乎治
世之藥石

本朝文士之名

江西之文則廬陵其伯也。洛中之文則伊川其倡也。隴蜀之文則眉山其首也。

文萃英氣

扶輿清淑之氣散於三光五岳之間而聚於文人才士之所作。賈董司馬班揚諸人生於漢。二之英氣不萃於其身而見於述作。韓柳李杜諸人生於唐。是皆指唐世之清風而注之於方冊者也。語意明秀讀之令人神思開豁。

司馬之文

子長之文不在書。先罵破一句。是子長平生喜遊公。觀其文平生之道皆在焉。泛流渡湘乎。大夫之竟。俾妃子之恨竹上。猶有班二而不知魚腹之素尚。無恙者乎。沉着扁次之句。故其文感憤比過大梁之墟。觀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音。嗚高帝之嫚罵。龍翔毛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詞氣豪邁。直傑作。故其文雄壯。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而後退。西跨劔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峻拔。真鐵中之瑋瑋者。

孟子韓愈之文

孟子之文。綽約而意。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然流轉。魚鼉蛟龍。乃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悠悠然之光。蒼然之色。亦且畏避而已。形容得休。

孔明淵明之文類古作

時乎三國紛紜而不為三國之文而類伊訓說命者
孔明之出師一表也時乎晉室清虛而不為晉室之
文而類先秦古書者陶淵明之歸去來辭也

文之躰製

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是而後可為制誥之文廟堂
不移鍾簾如故如是而後可為露布之文翼乎如鴻
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斯可以言頌世三
江而帶五湖控亦虫荆而引甌越斯可以言記銘真得
什文之躰

文勢

如明珠美玉明振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博然而感
惻也如神仙超去高遠而不可挽也

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燿如垂天之雲仰之使雄如

江流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

蔚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木
寫巒弱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洒

洒可觀

秋山峭峯春江如濤尚勁鬱洄湧於筆下善形容

大篇若春江之壯風濤也短章若秋水之落芙蓉也

轉圓石於千仞之溪不足喻其清駛也雄健

文章躰製

運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灌以江漢之波
濤機以雲漢之黼黻

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孤峯絕岸壁立万仞托乎湖之

賦寫凌雲之志得池塘春草之詩擅落霞秋水之句
字字珠玉

河陽春樹開日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
雅語奇字發摘呈露而無餘秘矣

其文鏗百氏而鑄以已也雅不陳蹟奇不培婦語好
發清新於平淡之中藏古雅於追琢之外非時世抑
揚黃華之音也

祖元白而宗蘇黃追琢尤景繪事萬景金春玉應山
高水深欄造其妙

詞藻江山追琢風月佳句絕唱麗雅奇崛獨泰衆口
蕭句群聽源乎六藝以鉤其沉派乎諸子以沂其流
冰乎迂固晉唐之史以津其瀾厲揭乎韓柳歐蘇之

文以演迤其畔岸

二傳絕妙好的左拍子長之雁右摩孟堅之壘陳范
而下不論也

商盤禹謨之手杜詩韓筆之妙此固小巫之所心驚
族庖之所以魄動也

文辭高寒山嶺泉濤楷法奇崛鐵屈不出陶弘讚鏡
山谷之著房相諸記柳子之齋魯論明微問神之機
春秋述義泄聖之秘濟河焚舟於子荆之於康伯僕
病未能也奪攘盜切如郭象之於向秀僕又不敢也

文難兼全

其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辭或短於山林之味諧
於時世之所嗜者或瀟於古雅之風祇奏與記序異

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也。好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辭得楚人之妖婉。亭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歛舌。下字響響而不酸。綴而不。不循清新嫵麗。自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南白求其。隻字之陳一唱之鳴。二而不可得也。

文士技習

操數寸之管奏三千之牘。頌聖明而陳治實。朝侶伊。傳暮接夔龍。

每閉齊房。呻稿簡。刺心斷肺於文字間。若癡若迷。若。適若病無以自拔。此身於蠹魚螢火之林。詩構異眾。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萬鵠袍之場。其聲籍。甚也。

若夫剌心於冰山。風月之湯。雕龍於言語文章之際。此寒士羈窮酸。若無助不平之音也。

文章之用

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讞經史之疑獄者。欵平反古。今之功罪者。欵。

文風之盛

切惟 聖王在上。文治燭然。慶雲所覆。乃物五色。一。時儒宗文師。若於文李者。麟儀鳳師。金春。瓊鳴。如同。馬。如舒。向。卿。雲。如韓之日光。玉。如柳之若寒。色。正如本朝之歐蘇曾王。者。羣。二。相望。

時文之病

自讀書未有鑿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矣矣句壯
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東主為罪人矣書字未
識偏旁高談樓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人
之大病也

後之孝者習氣之薄也日躡雪屋專挾巧彈以惟恐
不傷人為事讀子虛賦者忘其諷諫之益而笑其批
把雪掃之語讀蘭亭記者忘其詞意之高而議其絲
竹管絃之句謂補之詩卷卷庭闈非詩詞之法而味
其推明於孝道謂閑情賦皆屬情奩匣為曲壁之
而味其寓意於憂君凌煙功臣頌臺閣琛書也必貶
其二十四氣之說為附會少陵古栢行詩家筋骨也
又謂其二千尺之句為老謬滕王閣記乃一段錦而
或識其星分翼軫為分野之語阿房宮賦乃一尺璧
而識其言未嘗何能為用事之失烏乎讀西如許三
史奚赦馬筆力為孝力俱勝非老手未易到此

作文之法

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代之缺文採千
載之遺韻謝朝葩於已披起夕秀於未振意思高妙
讀古書以泐其心以瀚其躬以晬其辭章下字不闌
文善狀物

吾友此作非四美室志也黃以心時秋昌也發越佳

詩賦

詩律之條

其為詩蓋自解舟時宰誕實嶺海愁。猗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嚼。濤。瀾。波。詭。雄。麗。雅。健。之。作。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子。之。音。益。加。板。奇。至於騷。評。涵。苦。藪。萃。銖。剗。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秘。槁。靡。而。不。瘁。恫。愀。而。不。懟。好。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真。傑。作。

詩能發人情思

予生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二色也至於

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之尤者也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木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難急王更風如煙殘偏有霜雪甚却無声如春雨有五色酒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声靜又回如夫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等句皆征人妻若之情孤愁窈眇之声聲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無一不備所謂周礼尽在魯矣十分好語讀之使人發鬪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悵之感於笑談方擇之初意思甚好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絃絕而不可煎膠歟較冷

詩人之樂

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不帝也。猶將愈之。有呼喚故王公大人。無以傲夫士而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公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乎士之所其樂。所謂下虞君之涉吾地者。此語極好。其不多取乎。

稱美人詩

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嘗過之。無不及者。好爭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也。語句老蒼。而於公獨歛衽焉。善抑揚。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語好。其末有不盛者乎。嗚呼。人琴俱亡矣。含不尽意。如排花飛後。楊花飛揚。花飛後無可飛。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日氣抱殘虹。天空霜無影。飛花攬濁愁。多情今夜月。送我到德州。餘灯依古壁。片月下滄州。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青寒帶兩古木。夜啼猿。鴉詩一聲初。觸夢半白已。頭。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舟。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半夜打蓬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血痕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誠可拉曹劉而出其上。使李太白若在。必笑領此句也。此意甚好。

與人言詩

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天下。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之。既出。友人輩豐曰。先生何畏焉。鍾山吾師。

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語意超越金陵之勝絕固也抑詩家未有勦敵者則與半山並驗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脫然先生何畏焉

斯道也下之不足以快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河萬古流其莫知之也則宜又何歎焉文勢婉讀双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所知之者庸非詩為崇耶好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怒也而子長方且為之味也不推不然而又樂之委曲且有理致曰速營詩壇吾將老焉妙甚

詩人技習

採擷和藜攀翻花竹萬家畢來獻予詩材好蓋麾之不去前者未歸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育作詩之難也謂宜掉馬箠鳴孤劍累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敵推之容而吻作秋虫之聲下語稍異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寒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願汲於此而於彼乎悠二尔

詩家宗派

大抵公侯之家有闕闕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得躰窈人之子驟起委巷一旦幻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兒公侯也好公侯則公侯尔妙遇王榭子弟公侯乎活甚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是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二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李班中贊語將四家之外幸無其人乎明固有代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

其味一其法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虛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乎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好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欲齋之露冷菊之英去，食乎哉？有力芙蓉其裳，寶駘其佩，去飾乎哉？得乘玉桂舟，駕玉車去器乎哉？愈見精采，然朝聞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舟車者，比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孰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孰妙語嗟乎，離神與聖，蘇李乎，蘇李乎，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萬斛筆力，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是

詩與人相遠

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一者嘗巧於相遠而喜於不相值，見得到

詩人之病乃詩之奇

大抵美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得根文解蓋疾行於大遠，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縈之蹊，二者孰奇孰不奇也。有餘味

評人詩文

吾讀其文，矯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腴乎其有文矣。讀其詩，沓乎其無詩也。又取而讀之，則琅乎其有

詩矣。子面好而有以應。無文與詩。今人之不嗜。則宜有文。與詩。古文不嗜之邪。僵語有力。嗜其不嗜。非施子之。所知也。吾獨有數焉。閱焉而不觀。市焉而不亟。施子之。爲人則然。句法好。詩文云乎哉。則其窮也亦宜。燒。

詩賦

自曰。五色之題。一變而爲天地。爲爐。再變而爲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矣。非無賦也。無題也。好自春草。一色之。題一變而爲四夷。來王再變而爲二。政以德於。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

觀其賦可知其才

○見用人門

卷四十一

十一

取士

附 科目 選卒

取士不可專以法

以訓誥之苛碎而求務洛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勤
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鮪鯉之苟以羅橫江之繼
擗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好

士不幸出於法

蓋自地不并國不孝黨不序家不塾老士之
未幸也則無以贈父母妻子無以更其身行全不侈
上之人帝莫之幸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士之進退不
推其文與林而推今之法度而有司之法度未必今

法度也好是士之進不推今之法度而推有司之好

惡尔士乎士乎非不幸乎有感概

於是山為規矩制為繩墨以嚴揚澄汰天下之士
面新

才之在天下求之二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二途愈博
則愈狹是

文不足以取士

場屋之文夸以賈驚麗以好欣抑末矣今之為士者
之言曰我將先之未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未以繼
而又未以先者耶十得倒是故為士者植其初用士
皆繼其後而取士不與焉蓋曰姑以是取之云尔一
言又好言之人不介不達不挈不見場屋之文其士

之介與摯也。歎介之。不若吃也。摯之惡若熾也。愈出
愈奇。於賓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之賢否良慳。不繫
於場屋之文哉。種王者不砥。拯禪者不禾。好奈之何
其以未先以本繼也。

文士技習

少之時持一泓暨中書君步入吾州萬鶴袍之場其
聲藉甚也。

士欲速進

每同齋房呻稿簡下字響。歲心斷肺於文字間。若凝
若迷。若憊若病。無以自技。此身於蠹魚蠶火之林。好
孰不欲脫去。膏蠶魚之場。以捐蘭臺。芸閣之清風。白爽
不。不欲超出螢火之林。以依藜杖蓮炬之末光。竟
思甚好讀之令人神思開豁。

賢良

取士當求其實

欲腹笥五經言泉百氏庫貯九經之富龜稱五經之
 靈句好如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季問道根於止孝
 相於玉德足以有袂伊呂名足以如姬管晏方出如
 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道術若太阿之芒刃若棟桷
 之榱榦可以截盤盂可以棟樞極如此然後可以為
 賢良之才器錦綉五臚離錢萬化文章光燭萬文詞
 源到流三峽雄健如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文章勇
 足以批魚鱗十足以刺虎牙真氣吐而產斗寒忠言
 進而金石裂豪邁如此可以為賢良之忠義忠義
 未讀之令人快

又

抑嘗聞之浴不必江河要之洗垢馬不必騏驎要之
 善走取士之科何必終以賢良為重哉要之得人則
 足矣昔魏相之功業非固以賢良進也平津之胸臆
 非賢良款冷語好裝相之忠正非固以賢良進也
 儒之效應非賢良勃今進士之科豪傑林立英俊全
 全妙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二

壁喻明

壁喻 集中所載壁喻等語皆好毋以常忽

虛華不如實用

說醴泉甘露不足以上渴想能儲胎不足以瘳瘳
物裂膚之寒則錦綉及衣不如一裘之溫乘拍夫之
浪則蘭桂為舟不如一瓢之固新

奇花異卉燭紅膩白含風而露照山而映水以為
觀美非不可也求其相實果安在哉好

反雀其家無宿春焉而語人曰我將為發棠之萃
是去表以求燠者之智也

真實所充

究乎其如五合之飽人也温乎其如布帛之煖賄也
如入太廟蕭蕭蕩蕩巨整一成在如遊武庫戈矛劍
戟新二具列

真實難泯

譬如為旱之時金石裂土山焦而廬山之泉一綫不
絕可矣為難矣

真不可逃

人有終身而為廉者能每萬鍾於朝廷而不能不拾
一金於無人之地好人有終身而為禮者能整衣冠
以接賓而不能不弛容於暗室之間何則真情必有

晨露之時也 是如此

父雖不慈子見其遇虎則失聲於奔救兄雖不友弟見其遇兵則荷戟而往鬪何者其愛之也 二真情出於自然不曰彼嘗薄於我而不之虐也 極好

今夫童子誑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恠也而東鄰之童旁觀而過見之則恠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其不見則恠焉為者病焉 文勢好不恠見也不恠告也見者與不見者鳴譏而群哂焉則不恠恠也不恠恠也則啼焉則歸之金焉 甚委曲有理致夫何其不恠於奪而不恠於見

聞不如見之真

至二焉見次焉好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

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是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尔

見原於遇

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無餘地路之外無它岐好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覲之 此語極好是其遭也孰得而並是其覲也孰得而分乎

無所隔則能達

飛虫之觸牖而求出也其身去牖之外無毫髮之間尔毫髮而有所隔則終日營營求以達之而不可得也

才之敏不如見之明

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也窮日之力以營焉曾不能以燭陸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為鏡往而鏡未始往議論好以為物來而物未始來妙甚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送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下冷語好

見生於不相背

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好不惟子都不已見已亦不子都見也尤妙且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二生於不相背也

無者不可強有

李球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僵語好

目不識堯舜而欲畫其容足不歷秦楚而欲言山川生乎千載之後而上稽三代之故實何從而考哉禹不能西流稷不能冬稼語句新非不能也不能

其所無也

土龍非不似龍而非龍。盈虎非不似虎而非虎。墨氏之兼愛非不似於聖人之同仁而非仁也。弱水之不能載錐。五大禹不能使之浮石田之不可植。雖十后稷不能為之墾好

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賁

不必外有所慕

好遊者以為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

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爲糧以求博觀於天下。一二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好安得遊而悔者。與之共事耶。有感哉。

所得有淺深

漁者之於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澗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江海。夫豈若是澗溪然哉。譬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見也。淵乎其茫也。隱乎其幽也。句法好。是故水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

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上則波。其下未必波。如其遇寒也。其淺則冰。其深未必冰。是何則。淺則易搖。深則難撓也。

法不可盡去

園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率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雄傑則天下之工。有弃其斧斤而去尔。

虛言安可使人信

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辟穀之方者。此可信也哉。

十年空言以報仇。遇仇而不敢動。終日砥劍以刺雋。見虎而又反却走。此不足爲勇也。

事以效而見

古今良醫而病之愈者為良醫天下無奇計而事之成者為奇計也

事出不意則難為

無故而問此宅孟賁不能無動心具行而遇虺蜴馮婦不能無却步語頓挫蓋出於倉卒而掩其不意則雖天下之至勇亦惶惑失措而不知所從來也

言事之易知

是猶負病而升盧扁之堂一見即知之矣操琴而入子期之室一聆即知之矣

美因惡而始見

蓋蘭之芬也植之艾林而不變非任於艾而始其芬也其芬因艾而始見也玉之堅也投之烈焰而不熱非借於火而始堅也其堅因火而始顯也

即此以驗彼

知田沃者以豐知山瘠者以童

用人不必有所疑

今夫千金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焉必有為之司會計者焉是句法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湯曰焉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則人孰不為盜哉合人情

事有不可泥而不知變

蓋善養自者元氣固在所先而手足固在所後也有

人以此元氣雖不能盡強而又不幸焉為虺蛇螫其
解癰疽潰其脅則為醫師者將先治其元氣之弱乎
將先治其手足之毒乎設問是彼庸醫者拘於先後
之說不恤其外毒患朝夕瀕死而必曰吾將治元氣
者幾何不殺人矣乎

嘆人多妬忌之心

山有玉工則璞之溪有石家則礎之士有韞人則齷
之吁含不足意

志見不同

今天鷓鴣非醴泉不飲而鷓鴣非二於腐鼠鴻鵠志
在千里而雞鷄營二於爭食何也所趨不同故也

有所勇必有所怯

今夫大勃然發於一熒之初而欣然進於不可御之
勢此其勇非不後也意極好然勢方盛而兩驟至則
一息之間至於熄滅何則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議
論好

欲斯至矣

象犀珠玉絕域之產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固有以
致之也吾性之中不知是之遠也好不遠也而不近
也更是好則未有以致之尔致犀象珠玉則犀象非
玉至致中則致至合說

譬之金之鑛于山珠之照乎淵鉅千尋之高萬仞之
深虎狼之所居蛟龍之所宮字面新奇人望之而不
敢迫視千金之子一有所欲則陸植水涯之珍奇致

之如拾草芥之易

爭者必有所證

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子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相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雖得是以為不有以異於凡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夾也過入下語得休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而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此等言甚好

法傳愈久而愈差

昔九方臯之相馬天下不雙也以其術傳於子又以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天下經年而不得既而得之乃駑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之出門見巨驢遽歸謂其祖曰得一馬畧與相法同四其足而雙其目台新但蹄不如累趨尔九方臯往視之則大笑曰此驢也尔則誤矣嗚呼驥失而駑矣失而驢矣之愈差也一至於此乎馬迂之循吏傳相馬而得驥也班固之所謂循吏駕耳驢耳合聚斷得倒噫識馬者笑之結語好

與人欲其均

鳴鳩之哺子也且則自上而下莫則自下而上欲其均也是

御得其道

譬如端莊君子冠冕佩玉垂紳正場坐於廟堂之上

呼小人於庭而徐責其罪言意不迫

大才非常地所有

鄧林之金柁植於鄧林若求之惜蟻之立則恃矣荆璞之金質產於荆山若索之瓦礫之場則非矣

因大見小

不窺瓊林之庫孰知帝舟之老叟未為富不遊上林之死誰知金谷之柏竹未為繁

極盛難以形容

九州不可以頃畝八極不可以道里太山不可以尺丈滄海不可以斗斛字字雄壯何者大物也多故也夫荀欲物至而縷述之愚恐畫馬之不能盡其毛蓋山之不能盡其高也好

事不可以一律拘

顛風開林疾雷裂山句壯而曠者有所不聞春色滿眼和氣襲人語秀而寒谷有所不暖

善織履者不視足新奇善議禮者不泥古

極溺救焚之人不可責以堂上之趨踰荷戈執戟之士不可責以鄉飲之揖遜

宗廟器洗不鬻於市而貴於宗廟之中深衣逢掖之眼田夫野婦之所怪笑而洋序之士不可一日無何也古器固不合於今而文物固不諧於俗也天下之人亦豈盡俗而不好古也哉

得勢則易失勢則難

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

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語起說好聞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也。

事勢有難易之不同

水之淺能弱高物然乘一木則收然而濟水之怒能决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

物有遠近之異

擿一塵於曉字眼新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

見事之精

精於射者知音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死。人惟識王然後不以玉為石人惟知音也然後不以雅為鄭蓋世非無異物之患而患無張華世非無古器之患而患無邳公。此樣句士分好。

利難兼得而有

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意到天下而有無害之利。按上句好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陸。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用譬新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為越人尊得尤妙。豈不害哉。好羿而慕王良之御則喪其射。是伯牙而李高漸离之筑則喪其琴。我固不可以兩能。其可以兩精乎。冷語反下有方。

物有所感而自動

太陽之照雖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意思好春。

氣之至雖不求倉庚之鳴而倉庚自鳴

無所感而動則為怪

鍾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好語有不感而動者乎

假物以須聖德

草木生於和氣之中亦能吐華以為天地之藻為蒸禽感於時令亦能出好音以增林園之勝緊其操新音讀之令人神思開豁况土生聖時食飲善教字面妍安能不寫其襟臆形之歌頌以報上之萬一乎愚雖不敏尚能效春蚓秋蛩之一鳴好執事勿以為道傍之苦李杜林之老橡而弃之

去害當先乎本

塞水不塞其源者終必復流伐木不伐其本者終必復生

氣爽則必多畏懼

立弱子於千仞之上而觀又與虎鬪於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矍然而愕乎

物之美者終難廢

大哉鉅觴甘膳豐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歌楚之菱王戎之李陸羽之苾甘冷然之芬超然之韻獨可廢乎唐語好

仁不可專用

今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焉夏而萬物由焉夫物二由二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

則何不與萬物旦二而春旦二而夏也而必摧之少
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天欣二者悲油二者奔何奪
所至頭而與其所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寒
生之不茂議論佳使天地而與物旦二春夏也則無
來殺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
不窮也而聖人能之款冷反下好

物極必反

反者激之極成者反之定是議論故飽之甘其極必
酸荼之苦其極必甘
音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二者物之
復也

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
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
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
者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
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信妙龍蛇之蟄以蟄為藏
妙

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缺

變生於不足畏

登高者未必跌而常覆車於夷途坐者未必寐而
反失且於昧爽

迹有近似之者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語句自在

然譬之學良庖者一旦使之爲周人之蚘醢魯人之
臠羹晉人之脯踏未必盡似也而其風味少異嘗
知其非族庖之所能而脯之所有也

道不可離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須臾離於水則人可
須臾離於道乎

所遇不同

今錯一松以爲兩一則爲鸞輅王公式焉一則爲破
甌卓犖變焉木不異也而器不同前之遭者輪扁而
後之遭者庸工也

無位則不得展所用

梓人能爲明堂路寢而居無廬輪人能爲乘輿玉路
而出無車仲尼能爲堯舜禹湯文武之業而糧無餘
權必歸于一

患之極者難爲力

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雜然聽於衆工可乎
若癩癬沈痼結於膏之上膏之下而無湯熨鍼砭可
達者而何敢望其有瘳乎

二病痼之一居膏之上一爲膏之下秦緩之鍼政之
而不達華陀之劑燒之而不入好

喜生於所聞之愜其所欲

昔有聞長安之樂者出門而西笑而况真到長安者
乎

初而驚中而喜卒而疑

夫焦僥氏者其長三十寸今有人詭之以負泰山豈其任哉是以始而驚蓋有季登三十年者問其平生所寫則盡塗之人也一日乃得見子都而寫焉一何其遭又何其榮也好是以中而喜世有藏曹將軍之馬者或者病其瘠而加之以肉又有燕滕王之蝶者或者病其淡而加之以鉉黃馬不瘠矣蝶不淡矣然豈其真哉是以卒而疑

真實難辨

爨下之桐雖不入爨者之聽而清裂之聲莫能喻荆山之璞雖不入時人之目而溫潤之質不終藏是恩及幽隱

同朝陽之暉揭五緯之芒每委照枯朽於覆盆部屋之下

才之捷

驛驢綠耳之得康莊行觀一日千里朝閱風而暮澤萊也

邪中之正

當妖禽羣和而發紫鷲之鳴折揚騷歌而奏清廟之瑟鷓冠胡服之競麗而覲黃收純衣之雅製也結梅實於桃李之場瓊壘洗於盆盎之市

治不可欲速

俗鳥而食二焉而繭二焉而織二焉而織是句法歷月而後得帛凡蚕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好耕焉而種二焉而耘二焉而獲二焉而春歷一歲

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為固然未聞厭其緩也豈有
有理致

攘人者亦為它人所攘

所謂螳螂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又有捩彈之人也
新音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二



